

佔領即是一種抗爭劇碼—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

2011年9月17日，佔領華爾街運動正式啓動，抗議者高舉「我們是99%」的標語，批判資本主義所導致的社會不平等。到年底爲止，這場運動仍在持續進行當中，更擴散成爲全球性的議題，在世界各地2700多個城市都發起類似的佔領運動。美國抗議者選擇華爾街，因爲那裏就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心臟，也是2008年金融海嘯的震源地。由於高度投機的金融授信與不負責任的信用評等，許多人投資的基金慘遭清算，養老的退休金縮水，房屋被查封法拍。結果美國政府卻是拿公家的錢，去力挺銀行，而且財團高層肥貓的薪水與紅利分文未減。換言之，這是對於有錢人的「社會主義」，對於窮人的「資本主義」。金融財團的錯誤投資由政府來負責善後，但是窮人卻被迫要去面對嚴苛的市場紀律。這種情況下，美國共和黨右派勢力仍舊積極捍衛有錢人的利益，他們反對任何徵稅的舉動，大聲斥責這是一種「階級戰爭」。就如同其他世界各地受苦難的民眾一樣，美國人民覺得他們受夠了，而這一場佔領運動即是這樣憤怒的具體表現。

積蓄已久的不滿是背後的動力，但是能夠使得這場運動獲得全球性的關注，卻是由於它所採取的形式，亦即是所謂「佔領」。通過各種社群網路媒體的動員，抗議者集聚在城市中的公共空間，他們埋鍋造飯，準備長期抗戰；即使被警察強力驅趕，仍再接再厲重新佔領現場。佔領者並不選派領導者，也不提出具體的訴求，更不期待要與政府當局對話；相對地，他們實踐參與式民主的理念，以共識決而不是多數決的方式來進行重大議題的討論。佔領者轉化了原先純粹爲了資本積累的都市空間，將其改造成了一間民主的學校，認真地討論生態保護、人權、有機農業等多元議題。

從主流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，抗議者顯然是太天真與太浪漫，彷彿以爲遍地開花、打死不退的佔領行動可以改變全球資本主義。傳統的觀點認爲，成功的社會運動一定要有強大的組織，由專業的領導者來進行資源匯集與策略規劃的工作。社會運動應該從腳下的現實出發，提出具體可行的訴求，爭取菁英的支持，進而將累積起來

的社會力轉化成爲實際的政策。佔領運動拒絕了這樣的工具論思維，他們反對區分運動的手段與目，因爲他們堅信要改變資本主義，就不應該先複製資本主義的邏輯。佔領運動的目的即是爲了佔領本身，他們所實踐即是一種預兆性政治(**prefigurative politics**)，試圖在佔領行動中呈現出一個新的社會形態。他們熱切地期待，在未來沒有資本主義的社會下，人們將會尊重彼此的差異，並且相互扶持，就如同他們在紐約祖科提公園所搭建起的帳篷區一樣。

社會運動其實具有高度表演性格，行動者總是需要以戲劇化的方式來展示他們的團結、決心與集體意圖。從用社會學的話來說，社會運動即是運用了各式各樣的抗爭劇碼(**protest repertoire**)，例如集會、請願、遊行、圍堵、絕食等各種的「招式」，以爭取公眾的支持，並且向對手施壓。從歷史來看，劇碼的創新往往帶來新的抗爭風潮。舉例而言，**1937年**美國汽車工人的罷廠罷工(**sit-down strike**)，揭起了一波產業工會運動的激進主義。同樣地，**1960年**美國民權運動者的靜坐(**sit-in**)[亦即是，黑人抗議者佔據原先專屬於白人的空間]，也成功地挑戰了種族隔離。然而，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，對手也學會了如何化解其衝擊，或者由於抗議議題獲得有效的緩解，結果劇碼喪失動員的效果。從長期來看，整個社會運動的動態即是一種劇碼創新與劇碼適應的相互辯證過程。若干抗爭劇碼，例如集會與遊行，甚至已經進入高度的制度化與例行化的階段，我們已經很難期待，某項重大的社會變革會是透過這種管道來促成。

作爲一種抗爭劇碼，佔領運動的好處在於低成本、操作簡單、容易模仿。在過去，社會主義者需要透過跨國組織(例如共產國際)所能達成的國際團結，在今日網路的年代下，已經輕而易舉地散佈至全球各地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在先前的反全球化運動中，抗議者也得要等到國際經濟組織(例如世界銀行、世界貿易組織)的例行性會議，才能夠展現他們的訴求。佔領運動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，讓全球反資本主義的力量獲得前所未有的展現。

在筆者動筆之際，佔領運動仍就在持續進展當中，沒有人可以準確預測它所帶來的影響為何。但是可以確定的是，只要資本主義仍舊維持目前的道路，只要新自由主義仍是被普遍信奉的治理準則，各種以市場化名義所導致的劫貧濟富與資源掠奪會層出不窮，也因此，抗爭運動肯定會不斷地浮現，也會有各種推陳出新的抗爭劇碼。